

增修
補註
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元

順帝

〔癸巳〕至正十三年春正月以哈瑪爾爲右丞先是托克托爲相哈瑪爾日趨附其兄弟之門及托克托侍其父西行博爾克布哈爲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瑪爾營護得免博爾克布哈又與太平韓嘉納圖們岱爾等十人結爲兄弟謀黜哈瑪爾不克及托克托復相博爾克布哈等相繼得罪去哈瑪爾復見召用而托克托兄弟尤德之至是遂拜右丞

立分司農司先是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利請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

粟麥百萬餘石可以不煩海運而京師自能足食帝曰此事有利國家其議行之于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烏蘭哈達舊作悟良哈今改後仿此左丞烏克遜良

楨字幹卿臨潢人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

順東及遷民鎮見前凡官地及原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給

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略仿前集賢學士虞集議于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園堰之人各

千人爲農師降空名勅牒十二道有能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人給鈔十錠以年散歸

夏五月泰州

注見前

張士誠

小字九四白駒場亭人

作亂據高郵自稱誠王知府李齊

字公平

死之

士誠及弟士德士信等皆以操舟運鹽爲業富家多陵侮之弓手

邱義窘辱尤甚士誠怒帥壯士十八人殺義及諸富家招少年起兵鹽丁

方苦重役遂共推爲主陷泰州淮南行省遣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

戕始縱齊來歸士誠尋復鼓變殺參政趙璉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奇齊

葉圖鎮高郵而出齊守壁社湖

在今江蘇高郵縣西北

會數賊呼譟入城省憲官皆遁

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已而有詔赦

之使至不得入賊給曰請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拘繫之齊雖

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爲繕劄計官軍急進攻之士誠呼齊

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槌碎其膝而髡之尋詔

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

唐古特人

進兵討士誠

六月立子阿裕錫哩達喇爲皇太子

冬十月以方國珍爲徽州路治中

元制上路總管府同知治中判官各一員

不受命

國珍潛遣人至

京師徧賂諸權貴詔遣江浙左丞托里特穆爾

舊作帖里木兒

南臺侍御史尊達

錫哩

舊作左答納失里今並改後仿此

復招諭之三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

其船散遣徒衆遂以國珍爲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乃復遣江浙右丞阿爾烏遜舊作阿兒溫沙今改後仿此等率兵伐之

十二月江浙平章政事布延特穆爾舊作卜顏帖木兒今改後仿此等會兵討徐壽輝于蘄水

破之先是布延特穆爾軍池州賊衆十萬來攻布延特穆爾曰賊表裏連

結破之實難今新至疲弊乘其驕惰盡銳攻之功可成也與諸將分番進

戰大敗賊衆率舟師追之連戰皆捷遂復江州進克蘄州禽其將鄒普泰

分兵平兩巴河巴水出羅田縣北南流經蘄水縣界至黃岡入江有上巴河下巴河故曰兩巴江路始得通至是西寧王

揚沙舊作牙罕沙今改後仿此等諸軍皆會分道進攻蘄水拔之獲其官屬四百餘人壽

輝僅以身免

哈瑪爾進西番僧于帝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延徹爾舊作演揲兒今改法華言

大也集賢學士圖魯特穆爾哈瑪爾妹婿按圖魯特穆爾舊作禿魯帖木兒今改後仿此又進僧結琳沁舊作伽璘

真今改後仿此善祕密法亦名雙修法帝皆習之乃詔以西番僧爲司徒結琳沁爲大元

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日從事于其法廣取女婦惟

淫戲是樂帝諸弟巴朗舊作八朗今改後仿此與圖魯特穆爾等十人俱號伊納克舊作

倚納皆在帝前相與褻狎號所處室曰濟齊齋烏格依華言事事無礙也按濟齊齋烏格依舊作皆即

元該改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為

欲去之未能也

濠人朱元璋字國瑞起兵據滁州明太祖事始此元璋先世家沛再徙泗州父世珍

始徙濠之鍾離管郡後為縣明為臨淮縣清省在今安徽鳳陽縣東生四子元璋其季也至正四年大饑

疫時元璋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歿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為僧遊食諸州

尋復還寺會盜賊並起元璋謀避兵卜之去留皆不吉乃入濠城見郭子

興子興奇其貌留為親兵妻以所撫馬公宿州人逸其名女賈魯圍濠元璋力拒

之既而圍解因收里中兵得七百人子興署為鎮撫元璋見諸帥無足與

共事乃以兵屬他將而獨與徐達字天德濠人湯和字鼎臣濠人費聚字子英五河人等南

略地定遠梁縣今屬淮泗道計降驢牌寨民兵三千與俱東襲張知院于橫澗山在定

遠縣收其卒三萬道遇李善長字百室定遠人與語大悅遂與俱攻陷滁州時郭

與趙均用相惡均用嘗執囚于興元璋救出之至是專狠益甚挾于興攻盱眙泗州將害之元璋又使人賂其左右子興得免乃將其所部萬餘就元璋于滁州

【甲午】十四年春二月遣吏部侍郎貢師泰字泰甫寧國宣城人和糴于浙西時江浙

兵起京師食不足命師泰詣浙西和糴得糧百萬石

秋九月命右丞相托克托督諸軍討張士誠。士誠寇揚州達什特穆爾兵敗。詔托克托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一切聽便宜行事。兵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士誠衆遂遣兵西平六合。注見前賊勢大蹙。

冬十二月詔削托克托官爵安置淮安。以台哈布哈等代總其軍。初托克托再相信用儒克忠巴勒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議事莫敢異同。惟哈瑪爾以有德于托克托不爲下。儒克忠巴勒因譖之。托克托改爲宣政院使。哈瑪爾深銜之。及托克托討高郵哈瑪爾復入爲平章。遂嗾御史袁賽音布哈等劾托克托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爲己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庸鄙貪淫玷污清臺。章三上詔削托克托官爵。淮安安置額森特穆爾。安置寧夏。升台哈布哈爲河南行省左丞相。伊克徹爾加太尉。蘇蘇知樞密院事。代將詔至軍。龔伯璲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托克托曰。天子詔我而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旣聽詔頓首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上恩所及深矣。卽出兵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

帥所部以聽伊克徹爾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喇台舊作哈刺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于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而死

詔威順王庫沁布哈還鎮湖廣王初以武昌被陷奪其印至是以討賊立

功還其印遣歸舊鎮

帝製龍舟于內苑帝于內苑造龍舟自製其樣船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木手二十四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

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腰藏壺其中運水上

行時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下置上設三聖殿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

輒浮水上左右二金甲神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

在側者皆自翔舞匠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綢進度仙橋達三聖殿

復退立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所未有帝既怠于政治惟事遊宴以宮女十

六人按舞名十六天魔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綃各執噀巴拉薩巴

舊作加巴之器每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宦官非受祕密戒者不得與

〔乙未〕十五年春正月徐壽輝遣其黨倪文俊復陷沔陽威順王庫沁布

哈令其子報恩努舊作報恩等同元帥阿爾斯蘭水陸並進討文俊至漢州

水淺船閣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努死之庫沁布哈走陝西文俊尋進陷中與路元帥多爾

教授鄭咍請正國俗不報大鄂爾多舊作大斡儒學教授鄭咍言蒙古乃國

漢陽迎壽輝居之

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格不行三年之喪又妻其繼庶母叔母兄妻恐貽笑後世宜令改革繩以禮法不報

遣兵戍河南諸路 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上下視若常事中書參議成遵言于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者以河爲之障賊兵卒不能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民心一搖國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執而下皆揮涕乃入奏帝卽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仍遣河南參政洪超爾洪丑瞞今改後仿此等各將兵分守陝西山東諸路

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 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林兒至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福通羅文素爲平章劉六福通母弟知樞密院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于亳遵道等各遣子入侍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搃殺之遂自爲

丞相

三月竄托克托于雲南 初安置托克托于淮安既又移額齊訥舊作亦集乃今改路

元置屬甘肅行省方輿紀要肅州北有漢居延城元額齊訥路治此至是臺臣猶論其謫輕故再徙雲南之鎮西其

弟額森特穆爾徙四川礪門長子哈喇章舊作哈喇章今改移仿此肅州次子三布斡蘭

州仍籍其貲產

夏四月以鼎珠為右丞相十四年十二月鼎珠已為左丞相哈瑪爾為左丞相桑圖錫里舊作桑哥失里今改

正為平章政事蘇蘇為御史大夫哈瑪爾為相蘇蘇為御史大夫于是國

家大柄盡歸其兄弟矣

五月詔削台哈布哈官爵命達什巴圖魯沙卜珠魯舊作答失八都魯今改後仿此總其

兵台哈布哈以軍士乏糧之故頗驕傲不遵朝廷命軍士又往往剽掠為

民患監察御史劾其慢功虐民詔削其官仍俾率領和實衰舊作火赤溫今改後仿此從

征命達什巴圖魯總領其兵

六月朱元璋自和州渡江襲取太平路先是元璋自滁州用計拔和州郭

子興檄元璋總諸軍守其地時樞密副使班珠爾瑪克舊作紮住馬民兵元帥陳

額森舊作陳瑋先今並改後仿此屯兵絕餉道元璋奮擊破之皆走渡江去會子興卒劉

福通立韓林兒為帝檄子興子天敘為都元帥張天祐及元璋為左右副

元帥元璋曰大丈夫寧能受制于人邪然以其勢方盛可倚藉乃用龍鳳

年號以令軍中至是元璋謀渡江無舟楫會巢湖帥廖永忠人集俞通海字

泉其先漆人徙于巢等以水師千艘來附元璋大喜往撫其衆而中丞曼濟哈雅舊作

海牙今改後仿此扼銅城牐在安徽含山縣東南諸隘舟師不得出忽大雨水漲遂從小港縱舟

擊敗曼濟哈雅軍乃定計渡江諸將請直趣集慶元璋曰取集慶必自采

石在安徽當塗縣西北始采石重鎮守必固牛渚前臨大江彼難爲備可克也乃揚帆

直達牛渚常遇春字伯仁懷遠人先登拔之采石兵亦潰諸將以和州磯爭取資糧謀歸元璋謂徐達曰渡江幸捷若舍

而歸江東非吾有也乃悉斷舟纜放急流中謂諸將曰太平甚近當與公等取之遂乘勝趣太平拔其城總管靳義赴水死

元璋揭榜禁剽掠軍中肅然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自領元帥事召陶安

字主數當塗人參幕府事而以耆儒李習字伯羽當塗人爲知府陶安時以避亂家居率父老出迎元璋元璋召與語安進曰海

內鼎沸豪傑並爭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天下不足平也元璋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撫形勝以臨四方何向

不克元璋曰善

秋七月遣使招諭諸起兵者遣諸王錫哩瑪勒舊作失里門今改後仿此四川左丞錫哩

巴拉等率兵守禦山東湖廣四川諸路又命將作院判官烏瑪喇等招諭

濠泗沔陽諸起兵者中書左丞許有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

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鬪志遂倡爲招降之策耳不聽

以達什特穆爾為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江淮繹騷，南北阻隔，詔許達什特穆爾便宜行事。乃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為高下。由是謗議紛然。所部郡縣往往淪陷，亦恬不為意。

冬十一月，達什巴圖魯擊劉福通軍，破之。十二月，遂圍亳州。福通以韓林兒走安豐。先是，達什巴圖魯進次許州，與福通軍遇，戰于長葛，為其所敗。將士

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喇布哈舊作劉哈刺不花，今改，後仿此。引兵來援，大破

福通兵，復駐汴梁。至是，進兵大敗之于太康，遂圍亳州。韓林兒遁走安豐。

哈瑪爾矯詔殺故相托克托。初，托克托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今雲南騰衝縣是。知

府高惠欲以女事之。托克托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異辭拒絕。惠銜之。

至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瑪爾矯詔賜之醵，遂卒。年四十二。

托克托儀狀雄偉，器識宏達，輕貨財，遠聲色，好禮賢士，皆出天性。至于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惟其惑于羣小，急復私仇，君子譏焉。後御史張冲等上章雪其冤，始復官爵。

置大兵農司。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誘夫丁。有事則乘機進討，無事

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薊共五處，其屬又有兵農千戶司二

十四，百戶所四十八，鎮撫司四。

〔丙申〕十六年春正月，哈瑪爾蘇蘇有罪，伏誅。哈瑪爾既相，恥前進西僧。

事告其父圖噲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圖噲特穆爾專以淫
褻媚上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昏暗何
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爲帝而奉上爲太上皇其妹聞之歸
告其夫圖噲特穆爾恐太子立則己必先誅即以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
褻事第曰哈瑪爾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我
爲老邪因與謀去哈瑪爾及蘇蘇計已定有旨哈瑪爾蘇蘇毋入朝御史
大夫綽斯戡奇味氏因劾奏二人罪惡帝曰哈瑪爾兄弟雖有罪次侍朕久
且與朕弟同乳姑緩其罰令出征自効嗣省臣復糾其罪不已遂詔安置
哈瑪爾惠州蘇蘇肇州比行皆杖死初額森特穆爾就貶籍其家貲以賜哈瑪爾及
是籍哈瑪爾家所得庫藏封識猶未啟也哈瑪

爾前既語害托克托兄弟爲中外
所共疾及是以不軌誅人咸快之

二月張士誠陷平江據之時淮東大饑士誠遣其弟士德由通州渡江入

常熟遂陷平江及湖州松江常州諸路改平江爲隆平府自高郵徙據之

初或謂士誠有降意詔遣集賢待制烏瑪喇孫搆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搆語斥不
絕及士誠徙平江搆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泄遂遇害孫

搆字自謙
曹州人

三月朱元璋陷集慶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元璋率諸軍進侵集慶至

江寧鎮

在今江蘇江寧縣西南

破陳兆先營禽之盡降其衆福壽數督兵出戰力不能

支城遂陷百司皆潰福壽獨踞胡牀坐鳳凰臺

在今江寧縣南

下指麾左右或勸

之去叱曰吾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尙何往哉俄而亂兵四集遂

遇害元璋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我來爲民除亂耳其各安堵如故舊

政不便者除之民大喜遂改集慶路爲應天府遣徐達侵鎮江鄧愈侵廣

德皆陷之

方國珍復降

命爲海道漕運萬戶以其兄國璋爲衢州路總管

秋七月張士誠遣兵寇杭州江浙丞相達什特穆爾遁平章政事尊達錫哩

死之初江南始亂達什特穆爾等屢敗議者以爲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

土官楊完者

字彥英武岡綏寧人

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遣

弟士德從間道寇陷杭州達什特穆爾遁入富陽楊完者乃自嘉興引苗

軍及萬戶普賢努

舊作普賢奴今改後仿此

擊敗之復其城達什特穆爾乃還

朱元璋自稱吳國公

以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自總省事置參

議以下等官

賊陷淮安城江東廉訪使褚布哈

字君實臨州石樓人按褚布哈舊作褚不華今改後仿此

死之

初褚布哈

與樞密判官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在今清河縣東相犄角爲聲援褚布哈

上章劾總兵逗撓罪總兵者恚之檄甲別將兵擊賊以困褚布哈賊因掘

塹圍淮安芻餉路絕元帥吳德琬運米萬斛入河爲賊所抄攻圍日急總

兵者屯下邳按兵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上人卽

取啖之草木羸蛤魚蛙烏燕及韃皮鞍韉革廂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

夫婦老穉更相食徹屋爲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褚布哈

猶據西門力鬪中傷見執爲賊所轡子班格舊作律哥今改亦死褚布哈守淮安

五年大小數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初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董搏霄建

議以淮安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

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救授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于黃河上下并瀕淮南之地及自沐陽

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營又于三十里中設一小營使烽埃相望而巡邏往

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守當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

淮南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爲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

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而淮安旋陷

丁酉十七年春二月韓林兒黨李武崔德陷商州察罕特穆爾與李思齊

連兵擊敗之李武崔德等兵破商州攻武關注見前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

等諸州三輔震恐時豫王喇特納錫哩及省院官皆洶懼計無所出行臺

治書侍御史王思誠字致道兗州滋陽人曰察罕特穆爾河南名將賊素畏之宜遣使

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客兵軋已，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罕特穆爾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南豈能獨安乎？」察罕特穆爾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來援。與賊遇，戰輒勝，殺獲無算。餘黨皆潰散，走南山。河南總兵官以察罕特穆爾擅調遣人問之，思誠亟言于朝，請令專守關陝，仍許便宜行事。朝廷從之。以察罕特穆爾爲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爲四川左丞。

三月，朱元璋陷常州。先是，張士誠以舟師攻鎮江，元璋遣徐達敗之于龍

潭。

鎮名，在江蘇句容縣西北，爲濱江要地。

遂進圍常州。士誠遣將來援，達離城設二伏以待，而身

自督戰，敵走遇伏，大破之，獲其二將。士誠乃以書求和，請歲輸粟二十萬。

石黃金五百兩。元璋答書責其歸所留使人楊憲。

字希武，太原陽曲人。

而歲輸五十萬。

石士誠不報，達復請益兵圍之。至是，遂下其城。

已而徐達徇宜興，政常熟，張士誠戰敗，爲前鋒，趙德勝所禽。士誠善

戰有謀，能得士心，既被執，士誠大沮。元璋欲留士誠以招士，誠士德間道貽士誠書，俾降元，遂不食而死。趙德勝，濠人。

韓林兒黨毛貴陷膠萊諸州，詔遣知樞密院事布喇奇。

舊作不蘭奚。

等將兵擊

之。劉福通遣毛貴連陷膠州、萊州，益都、般陽。

見前。

諸郡縣遂以董搏霄爲

山東宣慰使，從布喇奇擊之。旣而中書省臣言：「山東郡縣相次陷沒，濟南

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爲保燕趙計以衛京師不報十御史以張慎大亦上疏

網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爲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者爲征討之禍其所言多剴切其事安逸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略謂陛下因循治安不

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人情難保正當修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鴆毒之惑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所謂根本之禍

者也又言自四方有警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無激勵之宜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關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

懲戒所經之處難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諛游說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天雨粟地涌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

費俱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禍何自而至哉此所謂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

省既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廉訪僉事

夏五月以綽斯戡爲右丞相太平爲左丞相 綽斯戡自哈瑪爾得罪已拜

左丞相至是進爲右丞相而太平亦自遼陽行省丞相復召爲左丞相

朱元璋陷寧國等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侵寧國城久不下元璋乃親往督

戰既至守臣楊仲英開門出降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死執義兵

元帥朱亮祖六安人尋遣趙繼祖侵江陰胡大海虹縣人侵徽州常遇春侵

池州繆大亨定遠人侵揚州皆陷之

秋八月劉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略地于山東西 分軍爲三道關先生破頭

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出

山東北犯其勢益熾

以楊完者爲江浙行省左丞。苗軍素無紀律，肆爲鈔掠，所過蕩然無遺。時達什特穆爾方倚楊完者以爲重，莫敢禁遏之。故楊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于己，矜驕日肆，不可復制。達什特穆爾僅署成案而已。張士誠降，詔以爲太尉。士誠寇嘉興，屢爲楊完者兵所敗，乃以書請降。詞

多不遜。楊完者欲納之。達什特穆爾以士誠反覆不可信，不許。楊完者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參政。至平江，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什特穆爾不許，又請爵爲三公。達什特穆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奉詔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楊完者又力爲之請。達什特穆爾外雖拒之心實，幸其降，又恐忤楊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弟士信等皆受官。有差。士誠雖去，僞號擅甲兵土地如故。朝廷以招安士誠爲達什特穆爾功，詔加太尉。

時楊完者強盛，士誠復欲圖之，而達什特穆爾亦心厭其驕肆，不制，乃陰與定計，尋舉兵襲殺之。士誠遂據杭州，朝廷因以其弟士信爲江浙平章，方面大

權，自是悉歸張氏矣。

命太尉努都爾岱

巴爾茂四世孫，案努都爾岱舊作紐的該，今改，後仿此。

總諸軍守禦東昌

初鎮守黃河

義兵萬戶田豐叛降于劉福通，陷濟寧。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敗走。至